

伊沙与苏轼

——《苏东坡》读后

□君儿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东坡驾着他的不系之舟，早已消失于历史的茫茫烟霭中。留下的是他光芒无尽的诗文作品。

伊沙创作的长篇小说《苏东坡》是他又一部诗人著诗人的巨作，他笔下的东坡不同于以往任何人的东坡，这是诗人看诗人的两相观照，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彼此映照。

相距近千年的两颗诗心发生碰撞、激励、鼓舞，量子纠缠，余音袅袅，读罢真是让人荡气回肠，从开始到结束，满篇激越与热爱，怎一个“好”字了得。

一部小说可以惠及一代人吗？当然，至少它惠及了我们这些同样热爱东坡的人。

小说展现了古代文人典型的生活方式与创作方式，其实是苏轼一个人典型性地集成于一身，科考、做官、作诗、填词、作文，上奏折、上奏折、上奏折，为民请命、为民请命、为民请命，不小心就得罪了人。所谓小人难防，一贬黄州、再贬惠州、又贬儋州，我们现在的海南岛，江海南余生，江海之后没有余生了，东坡一生如过山车，起伏荡漾，波峰浪谷，高山大海，但无论顺境逆境，苏轼都用最璀璨的文字将生命推向了高峰。反过来说又何尝不成立？他用自我生命做道场，将苏轼诗文带向一个时代的绝顶。

如此浮沉跌宕、复杂高级的人

生，伊沙写来似乎毫不费力，他采用内心独白的创作方法，让所写人物一个个出场说话，用心理道白一竿子插到底，将最隐秘的人物心灵直接呈露，围绕着苏轼其人其诗，道尽人心曲折、情感细微，使整部作品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如果说两宋被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甚至无限向往，那肯定和苏轼、苏辙、陆游、辛弃疾、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晏殊、李清照等一批文人的涌现有很大的关系。名动朝野的苏东坡，无论生时死后，都牵动着人心。而这一次，他是以更加鲜活和生动的形象，在伊沙的妙笔下，风采卓然地又活了一遍。当然，无可避免，也令人黯然神伤地再死了一回。在河南郑县三苏祠，我曾与诗友冒雨祭扫他们父子三人的坟墓，绕树三匝，心中无数遍地默念苏轼写给苏辙的那首“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苏轼其人文采风华之魅力，再一次通过伊沙这部小说打动着我们。

这部小说写法成功在于，不用太多笔墨，读者就能了解每个历史人物的心思、心性、行为背后的起始因由，即何以如此，听他自己来说。伊沙健笔有着心理医生般的探幽发微之能，一下子就把读者带进了顶尖级大诗人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追随其一生画卷，不，是心路历程，苏轼之所以为苏轼的自我见证、兄弟见证、皇

上见证、皇后见证、妻儿见证、同僚亲友见证……同行见证，历史之眼，文学之笔，诗人之魂，缺一不可，才成就了伊沙笔下的《苏东坡》。

在伊沙笔下，苏轼是有血有肉，亲切与立体的。发明东坡肉和其他美食的东坡本来就是人世的、人间的，最重要的，是诗的，诗人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对诗人来说，魂肉何尝不是诗歌的试验场，试炼场。

小说中，东坡把人生历练、仕途坎坷、生命体验、参禅悟道、诗酒友朋、风雨对床的心愿尽皆化入了诗歌，其诗其文往往一出手，已经洛阳纸贵，被人们顺走与密藏，经历跨越王朝的打压，依然成为后世千古传诵的佳篇妙章。

伊沙的小说，正如前文所说，带动了新一轮苏轼热。人们跟随伊沙写作，重温其作品、其各种传记与评论，从方方面面能找到的所有角度感受这位旷世大才其实也是伟大好官的功业与诗篇，沉醉其中，收获其中，榜样其中，更是幸福于其中。伊沙的河岳英灵系列诗人传记小说，大诗人著大诗人，也唯因如此，他为我们打开的解读苏轼的这面窗，才如此稀有，如此珍贵。

悦读

不宠无惊过一生

□甘武进

翻开这本《晴耕雨读，得闲饮茶》，常常被各种琐事缠绕、内心充满焦虑与疲惫的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个宁静而美好的世界：那些文字如一缕清风，吹散心头的尘埃，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此书为季羡林、汪曾祺、丰子恺等华语文坛8位文学大家的生活美学之书。收录了《泡茶馆》《人间草木》等40余篇散文经典作品，书写俗世烟火里的温暖和恬静，如水一样的文字写尽生活妙趣，呈现平和、空灵的人生境界，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活出内心的安宁与自在。生活，是很美好的。人生，是很诗意的。如果你很累了，不妨坐下来，喝一杯茶，读读这本书，不慌不忙，不宠无惊，过一生。

“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一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

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梁实秋的《喝茶》一文，初读淡雅清新，再品意蕴悠长，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过往喝茶时光的眷恋，无论是与友人共品，还是独自的闲情逸致，皆在茶烟袅袅中化作生活的温暖片段。汪曾祺的《泡茶馆》，是市井烟火中的诗意人生。在乱世中，茶馆成为心灵的栖息之所，汪曾祺透过茶馆这一窗口，展现出人们在艰难岁月里的坚韧与乐观，挖掘平凡生活背后的文化底蕴和人情温暖。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中说，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人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他运用丰富的意象，如“寒村”

“微雨”“乌篷船”等，勾勒出江南冬景独特的风情景，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毫无雕琢之感，却能精准地触动读者内心对温暖、闲适生活的向往。

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就觉得很寻常；有花香慰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在《马缨花》中，季羡林的于质朴文字间流淌着对生活、自然及生命韧性的深刻感悟。马缨花在“黄昏”“阴森凄苦”的院子里，被黑暗笼罩，默默生长。随着作者心境变化，马缨花在月光下展现出别样风姿，“红装素裹，分外妖娆”，鲜艳热烈，成为黑暗中闪耀的希望之光。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在《无事可静坐》中汪曾祺说：“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

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其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他勾勒出一一种超脱尘俗、安闲自在的生活意趣。“爱一物，是兼爱它的明暗两方面。否则，没有暗的明是不明的，是不可爱的。”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生动展现了山水间的种种情景，如乡村的朝晖夕照、田园蔬果，尽显自然之美与生活之趣，是一幅远离尘嚣、寄情山水的生活画卷，洋溢着对自然的热爱与对质朴生活的向往。

所谓人生智慧，都是苦难中开出的花朵。书中的篇章没有浮夸的言辞，更多的是平实、真挚的情感流露，蕴含着文学大家对生命、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为我们提供了回归宁静与思考的空间：在喧嚣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寻得一方净土，品茗、读书、观自然，感悟生命的真谛，在简单的日常中发现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春分·春语

□李兰花

1
三月，在季节的渡口
春分如一位温柔的信使
将时光裁剪成两半
一半，是残留的料峭
一半，是复苏的新绿

当太阳行至黄经零度
赤道以南的潮汐与北国的风
在昼夜均分的天平上
悄然和解

昼夜，在春分的扉页上
交换信物
白昼赠予黑夜
一朵未眠的海棠
黑夜回赠白昼
一捧碎钻般的星子

阳光也不再吝啬
倾洒下金色丝线
绣在大地上
唤醒沉睡的种子
它们揉着惺忪睡眠
探出好奇的芽尖

泥土在苏醒
根须在私语
荒芜的墙角
长出蒲公英
金黄的花朵
努力释放光芒
然后，在某一个黄昏
举起毛茸茸的灯盏

桃花粉着脸
与风低语
讲述着冬去的故事
梨花似雪，在枝头轻颤
那是春的诗行
写满洁白的思念

河流挣脱了冰的桎梏
一路欢歌
奔向远方
粼粼波光里
藏着星辰的梦
和对大海无尽的向往

燕子归来
剪碎了天空的宁静
它们用小巧的喙
编织着新巢的憧憬
田野间，麦苗拔节生长
奏响生命的乐章
如此激昂

春分
是一场时光的盛宴
万物在此时相遇、交融
我们站在季节的转角
聆听风的絮语
怀揣着希望前行

2
风，轻吻着大地的额头
捎来春的呢喃
似梦的絮语
从解冻的河流出发
那潺潺的流水
是春的歌谣在倾诉

河边的垂柳
舞动柔软腰肢
芽尖儿相互私语
把沉睡唤醒
丝丝绿意
是春的诗行
在微风中摇曳
吟诵着希望的旋律

桃树从冬眠中醒来
花苞在枝头
涨红了脸
与蜜蜂啁啾细谈
交换着甜蜜
那细细碎碎的花语
似春的温柔叹息
轻触着时光的肌肤

燕子归来
剪刀似的尾巴
裁剪着蓝天的宁静
划破冬的沉默
叽叽喳喳的欢叫
是春的急切呼唤
把生机传播

田野里
麦苗伸展着懒腰
拔节的声音
是成长的宣言
在泥土的怀抱里
春的鼓点敲响
奏响生命的礼赞

我站在春的中央
聆听这万物的和声
每一个音符
每一句低语
都是春的深情告白
编织着岁月的锦簇

诗广角

小说无用，但有无限的可能（创作谈）

□紫岚

这个集子出来后，有人问我，你这本书写的是什？其实，一个真正的小说读者，他不会面对一本小说提出这样的问题。说真的，作为作者，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一篇小说不可能用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如果一两句话能说清一篇小说，那就没有写小说的必要了，几千字到几十万字的小说就没什么存在的意义。提这个问题的人，他不可能去读一篇小说，如果他得到了回答，就等于读完了这本书。

我估计，在中国，读小说的人不到百分之一，如果算上各种网络小说，读者可能有百分之二。不读小说的人群中，还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有小说这么个东西。因为读小说没用，没一点用处。从有没用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事实，读小说确实没什么用。读再多的小说，也不可能得到什么，不可能得到吃的穿的，不可能得到钱。不但得不到生活中任何有用的东西，反而要花钱买书，花时间去读小说，都是损失。不读小说的人照样生活得好好的，很快乐，甚至比读小说的人生活得更好，过得更快乐。但我觉得，恰恰是一些没用的东西给生活赋予了意义和趣味。小说扮演的就是这种没用的角色。

明知小说无用，我却偏偏选择了写

小说，写而不止，难以割舍。从最初的阅读中我发现自己也可以写小说，经尝试，觉得我适合写小说。并不是说我多聪明，恰恰相反，我很笨。但在笨我的后面，在我生命的最深处，藏着一种东西——适合写小说的东西。因此，我就开始写小说了，这也是我最初写小说的动机——两相适合，喜欢而已。后来觉得，小说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往往是这样，有用的东西没意思，没用的东西有意思。比如一双鞋，这是有用的东西，每一双脚都离不开它，但你一眼就能将它看透，鞋底、鞋帮、鞋面，材质、工艺，就这几样东西的组成，最大的功能是保护双脚。还有什么呢？把它拆解开进行研究，也发现不了让人感动和思考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有用的东西，它们的存在是有限；无用的东西，如小说，它的存在是无限的。只要走进小说的世界，走得越广越深，发现就会越多；发现得越多，就会走得更广更深……如此递进，可以说是无穷无尽。所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小说，至今还在被我们反复阅读和研究，而几百年前的一双鞋、一种工具，我们不会再去用它，不会去研究它，它们不断地被淘汰和更新。

从最初的喜欢到不放弃甚至陷入，是小说的无限可能吸引着我。小说的秘

密、事世的秘密、人心的秘密，都能从其中获得新的发现。

我的小说题材关注的是社会普通民众群像，因为我也是一员，这个领域我很熟悉。因为熟悉，引发了我更高的关注度。我觉得，普通民众群像的生活更能反映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可以说，看透了他们的生活，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善意。无业人员的生存抉择、淘金者的黄金梦、农民的朴素期望、煤窑工的险恶遭遇……《我是你的谁》中十二个中短篇小说，其生发各不相同，一次经历、一个听到的个故事、一句话、一个有意思的人、一种意境氛围、耿耿于怀的记忆……都是生成一篇小说的可能。我力求以小说的语言抵达生活和现实的内部，深入人物内心的褶皱，写出人性的复杂嬗变，描摹他们多舛的命运，从而揭示世事的秘密，同时探索小说的秘密。

在逼仄的底层生存空间，小说写作为我打开了另一种广阔的时空。当然，小说不是我的生存之道，它只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思考生命、思考生活和世界的路径。只是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于我，并不是说我的小说写得有多好。适合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好。小说也是一门手艺活，它没什么用，只图个意思。我觉得没用的东西做起来更复杂，

更困难。所以，我对我的小说并不满意，我不断地往那个“意思”的境界努力，越觉得那个“意思”的深远。我的语言、叙述技巧、表现手法、思想深度，不足以支撑我抵达。一篇小说写完，松了口气，只是给了自己一种交代，总觉得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完成一篇小说的创作，一篇小说的完成度还很低微。

这本集子之前的创作基本上断断续续，但也有编一本集子的数量，之所以没有结集出版，是因为这一时期是我的创作初期，不管从哪方面说，都很稚嫩。我觉得自己心中对小说应该有一个标准，要有一种坚守，以及对读者的尊重和信任。《我是你的谁》所选篇目，相对来说日趋成熟的表现比较突出，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之后近三四年的作品完成度逐渐提高，得益于这一阶段的探索和积累。因此这本集子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标志。整理出版，意义在此。

小说对我的生活没什么用，有时候甚至有害，但我孤独地选择了写小说，从中找到了探索的乐趣，探索小说的秘密、人心的秘密和世事的秘密；找到了发现的乐趣，包括发现自我的乐趣。因为写小说，我觉得我的生命跟着小说的无限可能也在向一种无限延伸。

